



留在溫暖的腳印裏

近年我與一批文友在推廣旅遊文學，於2005年在香港成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每兩年一度舉辦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已舉辦了7屆。

綠騎士是長住法國巴黎的香港作家、畫家，也是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的副理事長，她與她的夫婿、法國建築師Jacques一起，參加過2、3屆研討會。

我們「聯會」的宗旨很簡明：「遨遊山水之間，把足跡變成字迹，保存歷史變遷中每一刻的文明與精神。」

側重於文化之旅，把文化足跡變成文字，讓文化人之間傳閱、與讀者分享，這是我們共同心願。

如果能通過旅遊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是文化之旅的提升，這是劉再復強調的。

綜讀綠騎士的《書香尋蹤——民國作家在法蘭西》，一縷縷濃郁的書香氣撲鼻而來，像馥郁的法國咖啡，韻味悠長。

綠騎士是一個有心人，她不惜長途跋涉，去尋訪中國文化人在法國的行蹤，旁及法國文人。

我們所熟悉的巴金、李金髮、戴望舒、朱光潛、李劫人、傅雷、蘇雪林等知名文化人的法國萍蹤行履，一一躍然於紙上。

早年學生時代，就特別喜歡巴金的作品，幾乎把他的作品都通讀一遍。

讀罷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心潮起伏，徹夜難眠。深感那個年代的青年人，眼下世道太險，前途太黯，縱有淺雲志，也無從伸展，猶如飛蛾撲火，只有滅亡。

巴金是中國第一代赴法的留學生，這部寫於巴金負笈法國期間的作品，是巴金創作的里程碑，舉足輕重。

為此，綠騎士特別跑到巴黎東面約90公里一個依山臨水的小古城。在這個寓言童話大師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小古城，去探尋1927年23歲李堯棠在這裏讀書、寫作的遺蹟。可惜由於年代久遠、人事皆非。他筆下那慈母似聲音的古然夫人與她老伴，連同墓地已湮沒在歲月的荒涼中。(上)



●《書香尋蹤——民國作家在法蘭西》封面書影。作者供圖



土瓜灣的回憶

今日，到自覺很貼地的土瓜灣落山道下鄉道交界的天后古廟，很久沒有去土瓜灣，對這地方曾經很熟悉，曾經每隔一陣便去那邊探望單身的姑母。

梳起不嫁的姑母從菲律賓打工退休，她一生為家人飄洋過海，去菲律賓做女傭，當年很多中國女性為家庭為生活，也像今日的菲律賓女子一樣，冒險跟著同鄉姐妹，過去那邊打工，做女傭煮飯洗衣滌BB，將一生賣給事頭。姑母很幸運，在一家好人家打工，一做幾十年，把華僑主人的孩子照顧到大。幸運地孩子很孝順她，把她當親人一般。她退休返港，仍然記掛，常常寫信，又寄些零用錢給她，來香港也一定探望她。而我們這些子侄也很敬愛姑母，每逢過節便會去探望她，她行動方便時也常請她飲茶吃飯，令單身的她覺得有點親人的關愛。

那些飄洋過海去打住家工的女子，因為長年在外地，所以彼此之間容易結成好友，結拜做好姐妹。姑母也有一班這樣的好姐妹，她們互相照顧互相幫助。後期年紀逐漸大至退休，她們更夾份買屋，買一間叫「姑婆屋」，一間大房，入面有七八張碌架床，退休回來的「姑婆」(梳起不嫁的女性)，沒有家人的「姑婆」都住進去，一起過着互相關顧互相扶持的生活。

只可惜人漸老去，「姑婆」們一個一個地告別塵世，歲月只留下了揮不去

的記憶，「姑婆屋」也解散了，剩下的「姑婆」各自尋找最後的歸處。有些只能入住老人院，有些很難找到去處，只好硬着頭皮請遠親收留，姑母很會打算，把僅有的積蓄買了間細房子，安排兩位無依的「姑婆」共住，還把一間房間租出去，收多少租支持生活。一直在經濟上不需我們的照顧。

直至有一天，她最要好跟她同住的「姑婆」在家中離世，她整個人像跌進谷底，了無生趣似的，漸漸身體健康出現問題，她其中一位弟弟拿主意把她送去老人院，姑母像洩了氣的氣球，從此一蹶不振，在老人院等候每一天的到來。我每次去探望她，看着她毫無表情的臉容，心中很難過。可是我只是侄女，沒有能力拍胸口可以照顧她。就這樣看着她一天天消沉、衰退，直至在醫院親眼看着她離世！

土瓜灣的今天已經漸漸在轉變，但每當我想起這個地方、經過這個地方，姑母的過去便會一再在腦海中浮現。這當中還有我的父母親，以及姑母照顧過、她的兄弟姐妹們在世時的情景！



●我敬愛的姑母(左一)和我親愛的雙親應該在天上重聚了！作者供圖



孩子的空間

香港空間不夠，其實苦了孩子。我的親友在外國住大屋，一人湊兩三個小朋友，也不是問題。每天有足夠放電時間，在花園加個彈床，每天跳飽飽才入屋；煮飯時阿仔在客廳玩樂高，阿女在房間玩公仔下午茶……反觀在香港，家裏空間已不算多，公園滿滿都是人，大街小巷的空間亦愈來愈少。若 weekend 能夠去郊外已是十分幸運。疫情之下，不能去其他地方，令郊外、郊野公園更擠迫。

當然，這不是為何在香港照顧孩子這麼辛苦的唯一藉口，還有一半原因是因為要跟上學業，香港的教育制度過早給孩子競爭體驗，以及用故意刁難的試題來刺激學生，令孩子長期受壓，使得他們更難教。

上周末難得跟一班家長帶著小朋友去行山，孩子們少有在假期見面，一見面竟然問對方做功課沒有，我們真的不知道好笑還是好哭。然後他們就開始談及哪一科較難掌握，並分享自己只能專注一項運動的心得(因為要多留時間讀書)，幾個男孩像大人般計劃自己的前途，家長們真是哭笑不得，他們都是小學生而已！

難得有空間玩，走到較少人的地方時，男孩子都像瘋了一樣，有些父母開始大叫不要跑，不要亂丟樹枝。我在眼裏又為他們感到有點可憐，在郊外地方還要受規範，真是難怪男孩子長大後都心理不平衡了。不過看孩子完全不理會父母，又想到：香港的孩子果真不一樣。外國的親友每每回港，看到孩子長大了，都覺得香港的孩子特別醒目，我們笑說都是逼出來的，也得花更大的氣力去處理他們的情緒及思緒。

教養孩子不能一本通書走天涯，每一個地方都不同，共勉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前夕，德國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在巴黎拜訪朋友，看到朋友家餐桌上，大盤子裝着的豐盛菜餚時，她瞬間流露出一臉的詫異。隨即，她窘迫地說，現在喝咖啡的時候能不能多放一塊方糖，她都會反覆糾結，是不是太過奢侈了。

無獨有偶，同一時期，住在日本大阪的家庭主婦芽子，也陷入了對生活深深的不安和恐懼。

前半生熱衷於用各種美食料理，帶給一家老小歡樂的芽子，不得不接受米、肉、蔬菜、水果、燃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需要實地按人頭配給。甚至她最愛的白砂糖，也成為了緊俏的珍貴食材。為了能讓家人盡可能吃得飽，她轉轉從黑市高價買回來的一整包白米，因為鄰居揭發告密而被警察沒收。一向善良樂觀的她，忍無可忍之下，破天荒地站在街頭，當眾痛罵殘酷政府無視市民生計。

食物短缺造成的巨大困難，讓這兩位不同國度的家庭主婦，承受了同樣的困頓焦慮和無助。造成這一切的元兇，就是她們同樣窮兵黷武侵略成性的執政當局。



給明天的自己

最近香港弦樂團與賽馬會合作的音樂能量計劃剛剛舉辦了新一場音樂會，主題就是「為未來喝彩」。為誰的未來喝彩？為孩子的未來，為藝術的未來，還是為香港的未來？這個主題自然也能包羅這些心願，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還是要讓每一個人真正為自己的未來喝彩！如果寫一封書信給明天的自己，一定希望明天的自己超越今天的我，擁有更好的未來。

要成為更好的自己，一定不會一帆風順，需要戰勝困難，不斷向前。這次音樂會特意邀請到了，在東京殘奧會為香港奪得銀牌的運動員黃君恒作為分享嘉賓。君恒從小患有先天性背脊肌肉萎縮症，儘管治療並不能使身體情況好轉，但他仍然積極面對生活，展現出自強不息的精神。當見到母親氣餒之時，他反而安慰她「將來我上到天堂，所有人都一樣。」之後他的媽媽再提起此事，不禁哽咽。君恒不僅成績優異，更積極參加運動，此次在東京奧運為香港奪得硬地滾球混合BC4級雙人賽銀牌，真正展現了勇於拚搏、超越自我的奧運精神。君恒從小還有一個夢想就是成為小提琴家，我們多方轉轉邀請他來到音樂會分享，也體現出音樂會主題的深意，藝術和運動同樣告訴我們，為未來喝彩，更是為超越自我的決心和努力喝彩！

從這個主題我也想到了我曾經面對的人生低谷，但我發現當生活有了目標並為之努力，就能克服困難，得到更大的滿足和幸福。我逐步認識到不該等待環境改變

適應自己，而應該主動改變自己適應環境。我最初通過收聽一些人生分享的節目汲取能量，重新堅定超越自我的決心。當時美國知名女主持歐普拉的脫口秀訪談節目，給了我很多的人生啟發。歐普拉的名言說「一個人僅僅改變自己的態度，就能改變他的未來」，「所有不能打敗你的，都將使你更強大。你不必感謝苦難，你要感謝自己。」我漸漸從追求超越、幫助孩子的藝術事業中找到更大的快樂！

當我在困難中磨礪自己、超越自己，我也更理解母親在家庭和事業中取得平衡的不易。如果說超越自己需要的最大支持，一定是家庭的溫暖、人生智慧的傳承。媽媽雖然也離開我多年，但我仍不時想起兒行千里母擔憂的囑咐，想起媽媽精心烹製的紅燒獅子頭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佳餚。而要做好這道家鄉菜，媽媽總要耗費時間，細心把豬肉的皮筋剝碎。做菜和人生一樣，關鍵都是在於愛心和堅持。做更好的自己不但需要堅持不懈地付出，更需要勿忘初心用自己的燈光去溫暖更大的世界。

有了堅持和愛心，更高的人生超越就是「驕然回首」。聽一位朋友講過清末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講的治學人生三境界，在這裏和大家分享。第一境界是孤獨迷茫，「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追逐目標，「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就是豁然開朗，「眾裏尋他千百度，驕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多讀老書，多回老家

約瑟夫羅茨基說過：「語言比國家更古老，格律學總是比歷史更耐。」在我看來，語言就是最硬核的核，它的最高載體是詩，它的最高境界是通往藝術之路的巔峰；當然，語言也是一個作家的全部尊嚴所在。這個秋天，閱讀張煒《語言的熱帶雨林》，我對這個觀點更加深信不疑，且又觸發新的思考。

今年以來，有幸品讀他的詩集《不踐約詩》，一首長詩就是一部蕩氣迴腸的心靈史，就是一座迷人的宮殿，就是一座古老的森林，那種體驗震動心靈，又回味不盡。楊煉解讀阿多尼斯時說過：「長詩，不是為長而長，那是詩意深度對形式的選擇。長詩要求詩人擁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經驗，提取哲學意識，建構語言空間，最終一切綜合於音樂想像力。」張煒就像一位皇家音樂會的總指揮，他留下的不僅是恢弘的詩篇，更多的是詩歌的餘韻。而《語言的熱帶雨林》，正是他從幕後走向台前，向讀者娓娓講述個人的創作心得與精神操練，閱讀與寫作，語言與詩歌，他不是單純地為了講述而講述，而是結合40多年創作經歷和成長版圖，現身說法，妙喻連連，或醍醐灌頂，或當頭棒喝，或深刻覺悟。比如：「文學不能走向物質化和娛樂化，它畢竟不是可樂也不是漢堡。」又如：「詩的寫作，對於作家不是先進的汽車工業，不是建築業甚至也不是電子和航空，而是太空行動。」生動、鮮活，無不觸及靈魂。

同作為寫作者，我更傾向於把這本書視作他的「說吧，記憶」——從萊州河畔到「你在高原」，他一路行走，一路歌吟。張煒多次提到「語言」一詞：「語言是多麼珍貴，這是上天賜予人類的一個寶物」、「最高級的語言藝術才有可能留下文字」。有人把網絡時代日夜翻湧的語言文字比作「沙塵暴」或「飄灑大雨」，他則比喻成「熱帶雨林」，在這樣的雨林中穿行要保持警覺，更要堅守立場，「既不存在幻想又遠離悲觀，與輕浮

草率劃清界限，對誘惑保持最大克制。不堆積，不急切，不趨時，不彷徨，更不能困頓，不能在睡思昏沉中流出口水」。一連串的「不」字，是反覆強調，亦是重塑精神，只有精神足夠硬核，才能有低禦，這個過程至關重要：「文學的表相即語言，要把它冶煉成一種鋼藍色。這是一個緩慢的、收斂的、緊縮和匯聚的狀態。最終形成強大的意志力，固化冷凝，以此抵抗迅猛的狂潮。」

語言是詩的內核，維護語言的生態不被污染，就是捍衛人類的尊嚴不被碾壓，這是張煒的苦心孤詣之處，也是當下生存挑戰。因此，當下指尖上閱讀和暢銷書遍地氾濫，光電承載無限量，從本質上說不啻於一種精神危機——當語言生態被破壞，人如何安頓自己的靈魂？又該如何經營自己的心靈家園？引人思考。

一個普通人陷入「語言的熱帶雨林」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作家的自我迷失。張煒以1962年詩人聶魯達描繪的「黃昏廣場的叫喊」，精確闡述「作家被商品環境逼」的現象：作家永遠不要走到「昏暗的傍晚和血色的黎明之間的那一絲垂死的光」裏，不能那樣叫喊。另一方面，分享文學與創作，創作與翻譯、傑作的3個源流、雅文學與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等，他反覆強調精神的根本，警惕「新」的副作用，「最新的不是最好的，它們還沒有被時間的老湯泡過，滋味不夠醇厚」。這個比喻堪稱絕妙，煲一鍋「時間的老湯」，材料、火候、技巧，一個都不能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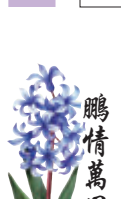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天生都具有抵抗「語言的熱帶雨林」的免疫力，也不是所有的人後天輕易就能擁有這種防禦力，而是需要長年累月的經典閱讀和精神操練。以張煒為例，詩人黑陶評價他的作品如是寫道：「托爾斯泰偉大仁慈的俄羅斯氣息，海明威簡潔有力的美國男人氣息，川端康成精緻細膩、富有東方情調的日本氣息……張煒輕輕走近他們，憑借莊重美麗的漢語，他同樣正在擁有一種氣息，獨特的中國氣息。」這種氣

息，就是詩，雜糅中西方文化之精髓，鍛造成一塊永不褪色的琥珀。這樣的琥珀實在太少，很多時候，我們撿拾到的不過是廉價的複製品或偽造品。

面對當下文學亂象，張煒先生開出的藥方是「多讀老書，多回老家」，這個藥方他在不同場合都說過——一個「老」字，點睛出現代人的浮躁綜合症，既是抵抗隨波逐流，也是回歸傳統手藝，詩歌就是一門手藝。所謂老書，不外乎兩個基本條件，其一，「古今中外的經典傑作都是老書，它們一般是背時的，不會是簇新之物，把作品的時代榮譽計算在內，然後更多地交給時間，這就是老書。」其二，「不到一百年，恐怕是很難檢驗出真金來的。」所謂老家，他以大哲學家康德為例，康德一輩子沒有離開德國的柯尼斯堡小鎮，他與這個世界上最粗壯堅韌的一條線索維繫着，只要沒有中斷，也就不會無知。老書、老家，都指向生命的根脈，這是一個人的精神重心所在。

某種意義上說，童年是我們回不去的老家，但骨肉相連的情感紐帶不能割斷，更不能忘記。張煒童年裏生活過的海邊的那片林子，幾經變遷，最早是自然林，有很多樹木和野生動物，還有白沙碧浪，與肥沃的農田相連。多年後，這裏淪為了廢墟。為了這段記憶不被軟埋，他像會計用的「三聯單」一樣，記錄3份，天地人各一份。讀到這裏，想必沒有人不會不心痛，心痛之後應該覺醒。「沒有林子的海邊，就像沒有長睫毛的眼睛，算不得美目」，這種告誡必須銘記。

最好的文學就是最好的生命，最好的語言就是最好的詩歌。詩歌承載人類的全部思想，語言就是我們通往人性的小徑。進一步說，語言是生命的指紋，亦是人生的煉金術，摻不得半點虛偽與雜質，抑或者說，任何的敷衍與潦草都是自欺欺人，最終不僅是在「語言的熱帶雨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最致命的是「發散」，即精神的塌方、靈魂的無所皈依。因此，多讀老書，多回老家，理應成為現代人重新拾起的精神操練，也是增強靈魂免疫力的唯一之路。



食物短缺的記憶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極端天氣頻頻作怪，世界各地糧食歉收的情況相繼發生，糧食安全問題的陰影，又一次籠罩在地球村的上空。儘管農業部門的統計顯示，內地的糧食產量連年創下新高，但是對於保障糧食安全的注意力一直未有放鬆。繼今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反食品浪費法》，中辦國辦日前又出台了《糧食節約行動方案》，不遺餘力地通過多項強力的制度性安排，打擊食物浪費，保障糧食安全。

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歷史上多次遭遇過嚴重饑荒，所以，即便最普通的中國人，對食物短缺的警覺，也是異常地敏銳。本月初，商務部例行發文中的一句話，鼓勵家庭儲備一定生活必需品，引發了一場輿論和民間不小的波動。許多家庭開始迅速囤積，囤積了數量不少的大米、麵粉，以及泡麵、罐頭等物資。我遠在北方的父母，看到有鄰居整箱整箱往家裏買食用鹽，便有些坐不住地打給我，詢問鹽是不是開始短缺了，我們要不要也多買些備在家裏以防萬一？

父母一輩，以及他們的上一輩、再上一輩，都經歷過吃不飽肚子的饑荒年代。在內地改革

開放基本解決全國民眾的溫飽問題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每天晚上只有親眼看見櫥櫃和儲藏室裏堆滿了食物，他們才能踏踏實實地睡個好覺。中國的執政黨為什麼那麼迫切地要解決國家的貧困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來源於對食物嚴重短缺時的集體記憶。

「我那時餓着肚子問周圍的老百姓，你們覺得什麼樣的日子算幸福生活？」2020年全國兩會，國家主席習近平追憶往昔時，感嘆那時候鄉親們的心願，是從「不再要飯，能吃飽肚子」，到能吃上「淨顆子」，再到下輩子願望是「想吃細糧就吃細糧，還能經常吃肉」。

當年在陝西做知青時，習近平所在的延川是全省最窮的地方，缺吃少喝是常態。今年秋天，他回陝北視察工作，途經一片豐收在望的農田，便臨時叫停了車子，走去田間和正在勞作的鄉親們聊天。當聽到鄉親們說：「日子好了，現在白麵、大米、肉都可以吃。」他深有同感地反問：「現在不是說稀罕吃白麵和豬肉了，反而有時候吃五穀雜糧吃得還挺好。」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取自田間地頭的治國理念，才是我們這個人口大國的民生真經。

仁醫的望聞問切

醫生友人致電找筆者說他們多位醫生和醫護人員，自發性以包場形式看一齣名為《中國醫生》的戲，他買的門票包括了送給筆者和幾位朋友；因為友人的父親跟筆者先父是同期的醫生，所以我們這一代仍保持聯繫。

對近期TVB播映的劇集《星空下的仁醫》，友人表示：「我們都是該劇集的觀眾，也知道有多位醫生及醫護人員在現場指導協助他們拍攝，暫且不論該劇的藝人演繹得如何？但劇集《科普》了不少鮮為人知的醫療知識，增強了普羅大眾應對醫療問題的警覺性，令患病的家人朋友能及時就醫有着很大的幫助，劇中指導醫生面對病患身上不明源頭的病情時，若能對病患視為『新症』，重頭思考病情的每一個細節及體驗每個步驟等做法，的確啟發了我這班醫生和醫護人員，因為我們並非熟習醫療每一科，經驗是累積而成，加上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只能以有經驗的醫生前輩們的診治大數據作標準，然後行醫者再作多方面的思考，所謂醫學昌明，也由此而來。」

此番說話令筆者想起先父在離島長洲行醫時的點滴：當時先父的診療所內，每天都坐滿了不少病患，筆者與兄弟姊妹們放學後，只能到診所對面一間士多門外，設有枱檯的小地方做功課(我們每人一支奶類飲品，一個蛋糕仔果腹，先父每個月跟士多老闆結賬)，由於先父常贈醫施藥，所以沒有能力支付醫藥費(港幣4元)的島上居民是可以「拖數」的，不過居民們都「好有良心」，經常將他們攤檔的魚肉、蔬菜等食物交予筆者的兄弟姊妹，帶回家給筆者母親作為餵養之用，故此母親每天基本上不用到街市買餵，對長洲這地方，筆者是有着很深的情緒結。

友人更強調說：「世伯(筆者先父)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導過我，說行醫者最緊要注意對病患的『望聞問切』……他的說話看似是很普通之言，但我受用至今！」

